



本周专栏

翁绳佑牧师博士

新当施洗约翰的时候,犹太国的光景极其复杂。就宗教而论,有大祭司亚那和该亚法,他们是审判主耶稣的,撕裂了衣服,还说主耶稣说僭妄的话以耸动众人;还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毒蛇的种类,把持宗教;这些宗教界的人们,有的只讲教条,有的是假冒伪善,有的是不信复活;他们在宗教方面极其混乱的。

在政治方面,有该撒提庇亚作罗马皇帝,本丢

彼拉多作犹太巡抚,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以土利亚在黑门山东南,特拉可尼在巴珊之东西北),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路3:1-3),这些政治的首领都在犹太地区各自为政,非常黑暗,没有公义。彼拉多和希律就是杀主耶稣的。施洗约翰在这种情况下,带着以利亚的心志和能力出来大声疾呼:“天国近了,你们应当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悔改!”宣讲悔改的洗礼,为主预备道路,果真不易。

约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冲破了宗教和政治双重的恶势力,敢为基督作见证,宣传王与国的问题呢?在路加1:17节就说明了作工有能力的原由:第一,他有强健的心灵;第二,他有旷野的生活。为什么如今属神的人没有能力,只知屈服,不知顺服呢?这也不奇怪:第一,他们心灵软弱;第二,他们生活在大城市中。约翰终久为真理作见证被杀了因为他只愿顺服,不知屈服。

今日我们活在主耶稣再来之际,我们看见世上有许多预兆,例如民攻打国、国攻打国、有饥荒、地震、瘟疫到处流行、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以色列复国,假先知假基督的出现,离道叛教

的事层出不穷,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但其中有一项是对着信徒的:“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也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太24:9)

信徒常有一个意念,以为信了耶稣之后今生得福,来世上天堂。信了主后今生来世都要得福百倍,这是主耶稣亲口应许的,这是真的;但是圣经中所论的福与世人所说的福不同,我们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论的“八福”细心读过之后,得知主所说之福,都是世人认为祸的,但在属灵的眼光中那些确实都是福。

圣经明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徒14:22)尤其生未世的信徒,等候主从天降临的生态,更当有受苦的心志作为兵器,迎接那将要临到我们的就是逼

迫、杀害和被万民恨恶。主从起初已将这些末后必有的事告诉了我们,使我们到了时候不至手忙脚乱而跌倒。

亲爱的弟兄姐妹,时候真的不多了,圣徒们啊!起来吧!为着爱我们的主站起来,主怎样为我们背起十字架走上各各他山,我们也当为我们的主走十字架的道路。看哪!主的手中拿着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多少的圣徒都在你的前面过去了!多少圣徒正走在这条路上,还有多少圣徒在你后面赶上你了!你为什么还站在路旁观望呢?还有坐在路边或躺在路上不动呢?

亲爱的,加入陈营吧!为主一生争战的使徒保罗一生为主战争,在他将离开世界的时候用严厉、沉重、刚强的声音说:“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

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提后4:7-8)。他又对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我儿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又说:“你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提后2:1,3)

你听了这些话,还站在那里不动?我们应当效法施洗约翰和使徒保罗的精神和心志,出来向人呼唤:“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求主怜悯、施恩於我们,使我们懂得如何面对前面的道路,紧紧靠着爱我们的主,勇往直前,直到行完我们世上的路程,得着祂的称赞,接受祂的赏赐,在荣耀中与祂同坐宝座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们。

神奇的自我意识

李顺良

一个人拥有健康的自我形像,是上帝的喜乐,是自己的尊严,是别人的幸福。

就在这信念下,我们来探索信仰如何提升一个人的自我形像,进而美化人格,滋润人际关系。

在上帝所造的万物中,惟独人类拥有明显的自我意识。只有人类能说出我这个字,只有人类能说出你、我、他这三个字,

表达复杂的人际动力。也惟有人类享有自我意识的最高度表达—宗教情操。敬拜是人类对自己有限的自觉,从此生发出一种对神性完美的孺慕。

感恩是人类对自己不配的自觉,引动对无微不至地眷顾我的神之感激。悔改是人类对自己罪过的自觉,向神表白改过向善的决心。自我意识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占了举足

轻重的地位。

一个拥有健康自我形像的人,有充分的安全感,比较少猜忌人,因此更能和周围的人和平相处。拥有健康自我形像的人,心理上有了自爱,更可能付出爱给周围的人。自尊自爱的人精神上比较放松,所以创意和判断力较敏锐。健康地自信的人,较少可能炫耀自己,较少患得患失,较少怨天尤人,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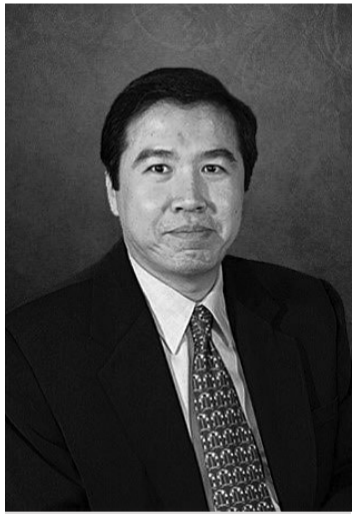
能爱人如己。

基督教信仰有提升人类自我形像的力量。某些人坚称自己不过是一堆化学元素的排列组合,而基督教说,人是按著神形像被造的最尊贵活物。有些人相信生命的存在是偶然,基督徒相信生命的意义是为了荣耀神。从这美好的信仰带动高度自我价值,生发美丽的际遇。

来源:飞扬



为万民的认罪代祷



卢国强牧师

像但以理一样的祷告 9:1-19

一位德裔美国基督徒在世界二战后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并在该国的东部定居。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后,他某次在一个小教堂做完主日崇拜后,这位大约60岁的男子要求有时间和当天服事的牧师交谈。

他开始讲述关于在当时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掌权的期间。当时他隐约听说了关于集中营里关押和杀害犹太人的事,但不作为德国新教的一分子,他意识到国家事务和教会事务是分开的,以致他保持距离,并觉得自己无法阻止种族的灭绝。

当时他经常和家人一起参加主日崇拜的德国教堂离火车站不远,在那里,纳粹士兵经常从卡车上卸下犹太囚犯,然后乘火车将他们运送到集中营去。每次主日崇拜正在进行时,教堂里的人都可以那些将被残暴统治者系统性毁灭的儿童和妇女的呻吟声,尖叫声和哭喊声。特别是当火车车厢

开始行驶并经过他们敬拜的教堂时,领唱的人反而叫会众大声的唱圣诗,试图要掩盖或压下那尖叫声或哭泣声。”

那男人接着对美国牧师说,“我在这里住了多年;没有任何人论及关于集中营或犹太人,但我仿佛每天仍然听到火车经过的声音,也隐约听到妇女和儿童的尖叫声和哭泣声。”那男人含着泪说:“我们自称为基督徒,但我们什么都没做”。

在但以理书9:1-19里的但以理却与那德国裔基督徒和教会的会众相反。估计当时的但以理已经年老(80岁左右),他为当时在挣扎中和前途不明的民族做了某事。他们也很可能会遭灭绝,因为他们被掳到玛代和波斯统治下的巴比伦,并囚在那里。但是,但以理并不袖手旁观或麻木不仁,漠不关心,或在民族的挣扎中什么都不做。他反而代表他的民族献上认罪祷告。

但以理的祷告内容是什么?

首先,但以理向上帝祈祷,承认自己和民族的罪(4-15节)。在第4节,他说:“我向耶和华的神祈祷,认罪”。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承认自己的罪?如果我们要在以色列人中寻找一个义人,那个人不应该是但以理吗?但是,但以理当时承认自己的罪并没有错,因为在这里的他

作为一个代祷者为罪中和惹上帝发怒的民族祷告。

即使他没有行民族所行的罪,例如拜偶像或不忠于跟随上帝),他并没有说:“以色列人已经犯了罪”或“他们已经犯了罪”。他反而使用“我们”,并总供说了42次(5-18节),在其中记载:“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因我们得罪了你”(5,8节)。所以布赖恩·查佩尔说对了“但以理承认自己犯罪和民族犯罪的事实,因为他被召为要承担他们的负担,即使不是他造成的负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他们。”

因此,为民族祈祷的本质是在至圣的上帝面前认罪的要素,由信徒亲自的表达,承担或认为临在印度尼西亚民族身上的罪孽、污点和诅咒,当作是临在我们这些作为代祷者的罪孽、污点和诅咒。但以理也讲关于倾在民族身上的咒诅(“祂使咒诅都倾在我们身上”;11节)

我们不必犹豫的说:倘若新冠病毒是咒诅(由于人的作为,而上帝允许苦难倾在我们的国家和罪恶的世界中),我们作为信徒,应当做好准备背负和承担这个咒诅,因为我们是得罪上帝的民族的一分子。岂非“基督既为我们脱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3:13)?如果基督已经将

人(“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作为相信基督的人,岂非也应该为国家和世界做相同的事,就是自认是罪人,并承认自己的罪和民族的罪?

不仅如此,但以理“禁食,披麻蒙灰”(3节),这表示因为罪而有的深切哀悼,以及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的态度,因为他称圣城耶路撒冷的毁坏是“灾祸”(12-14节说了3次)几乎毁灭了选民,他也还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全国性的认罪。

试想,如果你和我是但以理,而我们写了这个句子:“……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我们却没有求耶和華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13节)。我们的心岂非也会因为选民的硬心肠而感到悲伤和破碎吗?因他们在灾祸和毁坏中并没有寻求上帝。因此,在印度尼西亚和全世界遭疫情肆虐或致命病毒的袭击中,我们作为有信主的人要相信一件事:上帝允许同时也使用这个瘟疫的危机和灾祸来唤醒和带领众人,藉着认罪祷告朝向悔改的方向。

第二,但以理为民族向上帝求恩(16-19节)。他献上认罪祷告后,接着为民族祈求祷告,这表示从认罪到祈求的流动。“祈求”这个动词的意思是“为已经犯罪的民族“祈求恩典或怜悯”,这个祈求

以谦卑的心态、哀恸、忏悔,和破碎的心献上。

这不同于一般的人,他们喜欢在上帝面前述说自己的善行、义举和虔诚,但以理反而都不提这一切:“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18节)。意思是说,他在上帝面前没有声称自己做了这个或那个。因此,这是在上帝面前正确请求的本质,就是当一个人祈祷的时候,要照他的本相来到上帝面前,自认是无能为力、没有盼望、也没有未来的人。这意味着,当一个有信心的人祈求的时候,他要清楚晓得:若没有上帝他就什么也不能做,并且未来也没有任何保障。

关于我们在印度尼西亚以及在全世界的情况,当新冠病毒散播到各处,并且令到社会的各个生活层面瘫痪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认为自很强壮、独立,能够没有上帝而活吗?我们在生活中不曾面对像如今这般危急的情况。长期的疫情已经混乱了我们的活动、家庭、工作、业务、行程、宴会、敬拜、娱乐,和人类生活的每个层面。

特别是在敬拜方面,这一年半以来,在印尼和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教会都空荡荡的,没有会众的当中——教堂突然回到初期教会的原住地,正如新约所说的:他们各自聚在家中敬拜

(徒2:46;罗16:5“家中的教会”;林前16:19;门2;西4:15“家里的教会”)。当瘟疫病毒席卷全世界时,所有宗教的敬拜场所都变得冷冷清清的。

然后信徒“被迫”在各自的家中独自默然地寻求上帝,而不是在教堂敬拜。在家中自我隔离的寂静中,或是在医院的看护病房中,我们是否寻找上帝?我们有祷告吗?我们有悔改吗?祈求上帝饶恕我们的罪和民族的罪?

公元前539年,但以理行了改变国家历史的事,他不是从堂皇的敬拜所,不是从耶路撒冷的圣所,不是与其他信徒在团契中,而是独自在家中的房间里祷告(56:11)。

他在静默中跪下“并做了某事”,他献上认罪祷告,祈求上帝饶恕和复兴他的民族。倘若我们选择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那么,有一天我们必会说:“我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我们什么也没做”。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一生将被永远不会消失的内疚感缠绕,正如这篇文章所说的那个德国裔男人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在单独和静默中,为我们的民族和世界万民跪下祷告和代求,我们必会看到上帝倾下恩典,复兴和重建建造万民归向上帝。我觉得葛培理牧师(1918-2018)说得对,因为他曾说过:“若要国家重新站起来,我们必须先跪下祈求”。但以理确实早在2560年前已经做到了;现在就轮到我和我!